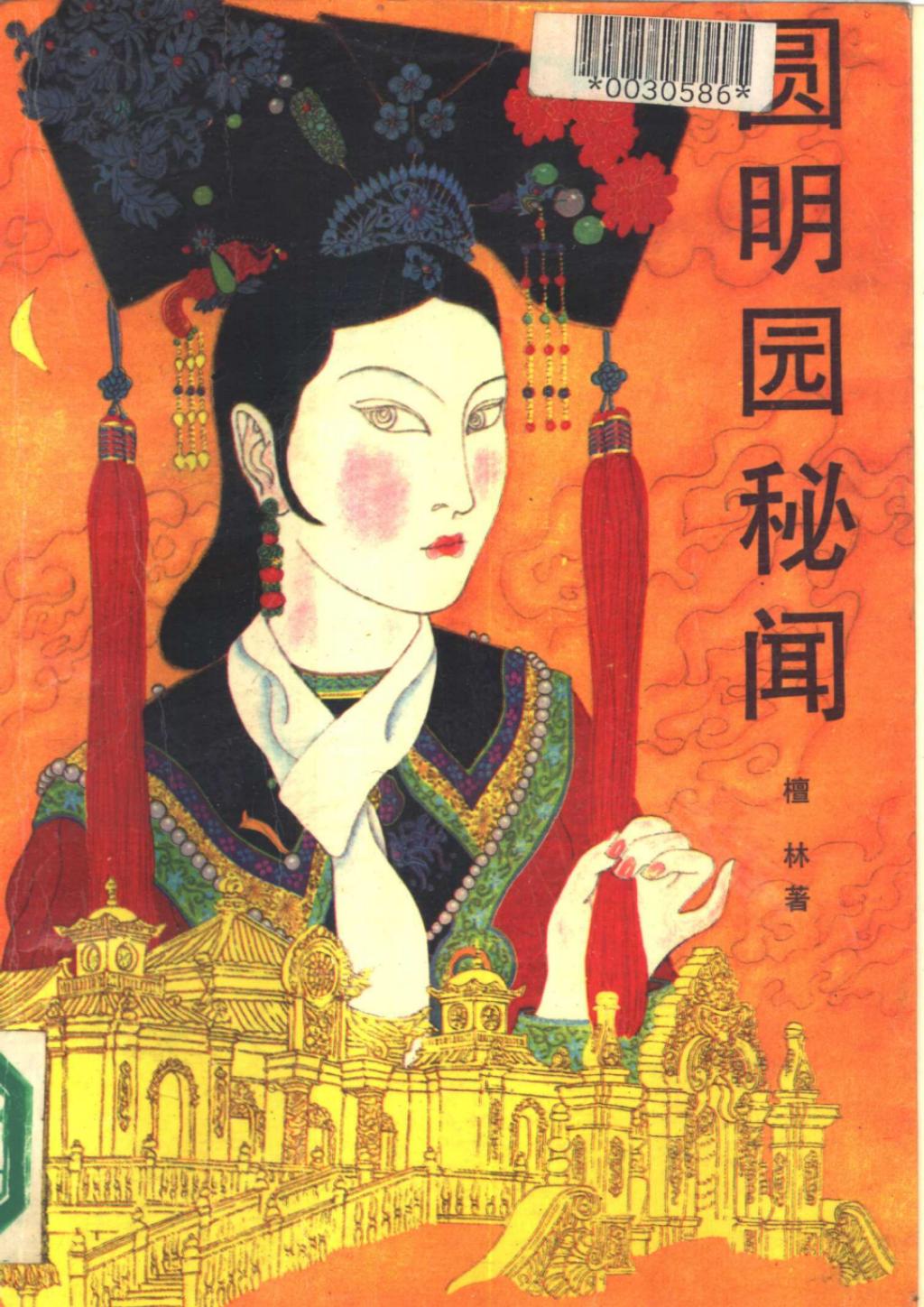


0030586

圆明园秘闻

檀林著





2 034 8304 2

檀林著

圆明园秘闻

辽宁民族出版社





2 034 8304 2

圆明园秘闻

擅 林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字数：41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18.5 插页：2

印数：1—50,000册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金苍大 特约编辑：火 华

封面设计：杜凤宝 责任校对：今 非

ISBN 7-80527-069-4

定价：4.95元

22
84

内 容 提 要

清廷末叶，国运不昌，子嗣也不旺。风流一世的咸丰帝嫔妃如云，盼子心切，临终前却仅留一子“同治”帝，内中秘密久悬后世，本书以素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为宏大背景，揭破了这一历史之谜。

作品独树一帜，将“圆明园皇后”和朝廷之命运与皇家子嗣的接续巧妙相连。宫廷的一幕幕隐情、丑闻，满、汉的历史、风俗，以及男女侠义的搏杀等融为一体，惟妙惟肖。作品还以独到之笔巧绘了圆明园佳景。小说故事情节惊心动魄，文势跌宕，语言明快，不失为一部新颖的历史小说。



檀林，满族后嗣，中国当代青年作家，1950年2月坠地于河北沧州任邱县。1968年开始文学创作，1980年发表长篇处女作《一个女囚的自述》。自此，惨淡经营，接连撰写并出版10部长篇小说。《圆明园秘闻》系他的第12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得意的力作之一。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副总干事、中国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文学社总编辑。

目 录

第一 章	弱女亦强，船头勇斥三凶煞 危过有难，舱中无力护一婴	1
第二 章	深夜造访，后院起火惊男女 月下候谈，岗上再叙定有期	13
第三 章	少女娇态，快语道出临奇祸 公子多思，登芦沟陶冶世情	27
第四 章	三保倒运，芦沟桥坐失良机 去银无名，紫翠庵苦当冤头	44
第五 章	古传家物，一时间竟成证 小院奇遇，黑漆棺材躺活人	59
第六 章	灵前吵闹，舅老爷明知被制 禅房叹议，两兄弟暗论前程	71
第七 章	公子情痴，闲话考场中有鬼 小姐自尊，芳心闺房内受伤	83
第八 章	发丧灵堂，竟成性爱争雄地 闲雅庵庙，也有困境落魄客	95
第九 章	奸佞得意，夜半钟声到客船 豪士失算，半夜鲤鱼来上滩	108
第十 章	不曾料想，向荣舅老爷归天 算计卖地，三保亲女婿未回	121
第十一 章	大难未绝，危难中有人搭救 喝酒有兴，公子为姑娘持壶	133

第十二章	棋下有彩，听孽语惊心动魄 画图留语，逃离去不要银钱………	145
第十三章	天灾难测，泽国中亲人难寻 猎物易打，林中盛情不易辞………	156
第十四章	穷困潦倒，庵院俨然成作坊 天道不测，有人要娶活人妻………	167
第十五章	天赐良机，叶牛录要挟弱女 神态冷漠，玉兰姐另有谋算………	179
第十六章	亲戚情薄，绷脸人回哀脸儿 骨肉患难，无诗处却有诗吟………	192
第十七章	共同豪饮，方知彼此豪爽心 面对生死，才晓谋害仍有人………	204
第十八章	路上难行，公子枉自有绝艺 阴错阳差，佳人被选难过关………	217
第十九章	彩女入宫，挂牌都是十六岁 恶人被惩，赤裸受审遇山神………	229
第二十章	御选彩女，太妃皇后定裁夺 全部安置，玉兰闻旨又昏晕………	240
第二十一章	遇老官女，初听宫廷病廷论 喝御米汤，再思亲人何人知………	255
第二十二章	当哭不哭，又怎自医闻声下泪之病 喝酒说酒，方知骂皇帝即美味珍馐……	267
第二十三章	项楼窥视，侠士不敢有恻隐之心 胡诌武功，骑驴倒快尽是扯乱谈……	279
第二十四章	荒路难独，晚风夜宿患病还需自家医 二女嫁一，惠征妾姿生出移花接木意…	293

第二十五章	毒蛇无药，意外咬倒了白如君	301
	焦彪有浑，文武斗出自王婵娟	304
第二十六章	病困力乏，要赖还需迷朦时	307
	野狗扑人，其父却在昏晕中	316
第二十七章	梦中何梦，耳鬓厮磨出奇幻	319
	火中有火，一窍不通岂燃烧	327
第二十八章	偷跪佛堂，敢冒死求告佛祖菩萨	331
	位置至卑，又怎拗宫中当值之命	339
第二十九章	太监献媚，胡言观音菩萨送佛子梦	343
	宫女乏力，佛堂净土上被皇帝强奸	351
第三十章	上吊寻短，为谁死来为谁羞	355
	偷花滤水，裸体赤身有人瞰	366
第三十一章	内有刚性，而行不由己恨由心出	371
	佛受祈祷，冥中无助力裸体缠绵	379
第三十二章	假戏真唱，苦费心机者非一人	383
	皇权至上，也有难处时不能言	393
第三十三章	丽人情真，仍赖挑夫村醪加一品	397
	胡言何用，恶作浑闹成真无滋味	405
第三十四章	独睡龙床，半夜听怪声看见人行善事	411
	方得安宁，太妃有噩梦责人初次遭贬	419
第三十五章	蕊珠护主，俏贵人用心媚奕浮	423
	洋要换人，恶太妃直言要皇孙	431
第三十六章	妻已荣贵，丈夫何需再进紫翠庵	435
	念佛吃斋，皆因有女已然顾不及	443
第三十七章	官禁走影，大清宫廷遭遇景色奇	447
	奴才巴结，恼恨之中贵人书反诗	454

第三十八章	他乡遇友，又知一段别情在案 凑巧识人，始晓贵人居圆明园………	469
第三十九章	受人挟制，飞云轩内秘事难言 旅舍巧逢，乔装入园为难三保………	481
第四十 章	欲罢不能，谢三保乔装太监入圆明园 仇人相逢，章玉湜假扮侍卫临窗窥视…	492
第四十一章	良夜春宵，只恨五鼓响来急 临离留名，同珍同治是心声………	503
第四十二章	春梦一夜，破晓就是刀光和剑影 危中遇救，同居山庄借夫妻之名………	515
第四十三章	居家絮语，少女之想不是童心 山中传信，国家有祸又连私情………	527
第四十四章	抛园逃命，大局已定不容它想 皇帝临危，三股烟尘兆示险阻………	541
第四十五章	民族自尊，劫驾中遇洋兵顿改初衷 团聚无望，逃难时见救旅激起毒怨……	553
第四十六章	此情怎了，父女将同母子搏战 山音难回，寻亲觅妹一片呼声………	568

第一 章

弱女亦强，船头勇斥三凶煞
危过有难，舱中无力护一婴

“迎风走呵，弯着腰哟，
唉嘿——！
逆水行呵，绳勒肉哟，
唉嘿——！
望山山高，看水水长，
忍饥挨饿度光阴，
只盼有个太平年。
唉嘿……”

凄厉、高昂、悲婉的纤夫号子由运河岸上腾起，冲上乌蒙蒙的天空，掠向日渐浑黄的水面，鼓进人的耳膜。这声音，总有点搅人心肺的味道，触情而发，使叶赫那拉氏玉兰几乎凄然泪下。她不由得撩起船舱的门帘，向运河岸上凝视着：二十四个人个个光着脊梁，腰弯成了虾米样，在慢慢蠕动着。在太阳光下，光脊梁油乎乎一律呈着紫黑色光芒，活象抹着一层桐油漆。起初，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果真是没穿衣裳吗？她痴呆了片刻，才觉察自己一个女人瞅那光脊梁属于非礼，粉脸儿一红，急忙放下了门帘，并

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船舱内的人。

船舱的前舱内，除她之外，还静静地坐着她的母亲、姨娘、妹妹、弟弟并两个丫环、两个奶奶一类的仆妇。她的小女儿婉珍则已在船榻上睡着了，小鼻子的两翼一动一动的……

船舱里的人昏昏欲睡，没有一人注意到她在干什么。自从玉兰一行人弃岸登舟往京城进发那天起，刘氏夫人便带着她的大儿媳妇李如燕等人与她们分道而行了。刘夫人和他他拉氏约定：为不招风惹草，其他人一概打发回去，只是由刘双赐领四个老成可靠的家人护送他他拉氏一家并惠征的灵柩进京；等把惠征的灵柩安葬下土之后，找下妥贴的住处，刘氏娘俩再由双赐或三保护送着进京会亲去。

眼下，这只船的后舱便停着惠征的灵柩。棺木旁，坐着两个刘府的有些上了年岁的老人。

紧跟着这只装灵柩的大船身后，是一只小小扁舟，舟中坐着刘双赐和舅老爷向荣，此船后艄坐着刘府的另两个家人。长途寂寞，无以排遣，在他们面前的小四方桌上，摆着两壶酒，四只杯子，两个小蒲包，蒲包里裹着花生豆和切碎的牛肉片儿。主仆四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各自谈着自己认为有趣的见闻。因灵柩搬运不便，这一行人步子迟缓，向荣是在京中安排了一下，又返身来接的。

此时，两只船已离了山东境内，走上了直隶河北的水道。自从离开刘府后，一路上很安全，并没有什么人追赶纠缠厮杀。他们开始还提着心，吊着胆的，到此就逐渐把心放平稳了。其实，再防备也没有什么用，刘双赐、向荣岂是可以舞刀弄枪的人吗？就是四个家人会些武功，也是很平庸之辈，上不了大阵势的。他们想：大概三保料事不差，武林中

的强手讲究的是武德，是不屑和老弱病残妇人之辈动手的……

船过德州境，奔了吴桥镇镇外，两岸村庄见密，树林见稀，人烟多了起来。岸边的垂柳下有两三间土坯房，一律用两块苇杆苦子或高粱杆苦子搭顶，再弄出个简陋的小凉棚出来。那用竹竿挑着红布条的，就是酒馆饭铺小客店。逆水行舟，天过晌午，大地蒸着回热，坐在船上的人不显什么难熬，纤夫们却是又累又乏。

蓦地，岸边呈现了一片柳树林，林下歇着不少挑夫脚客，也有两间挑着酒招子的草舍，倒是个歇脚的好去处。有船家回首对刘双赐说：

“东家，天气阴沉闷热，恐是有雨。反正是没风难行，我们住住脚，也让纤夫们歇歇乏，喝杯酒如何？”

刘双赐是个忠厚不过的好好先生，侧脸见向荣也没说什么，就大大咧咧地点了一下头讲：

“就依船家吧……”

小扁舟上的船家向大船上的梢公连打了两声呼哨，大船上的梢公也呼哨了两声，纤夫们止步了，两个船也下了缆绳，停下来了。纤夫们有的就地仰面朝天一躺，聊以歇乏；有的在解裤腰带，从裤腰的挽裆折子里找碎银子和铜钱，向小草舍奔去，大概是要打酒喝。

刘双赐和向荣都是走南闯北的人，当年在这柳林里少说也歇过四五回脚，自然想去旧地重游。反正，他们也想上岸走走，活动一下腿脚。刘双赐站起身，对一个家人说：

“拿上一两银子，买点吴桥小枣和烧鸡给夫人小姐们尝尝。世人都知山东醴陵的红枣好吃，只吃那德州扒鸡有味儿，孰不知，吴桥镇外柳林岗的小枣肉甜，烧鸡鲜嫩酥脆，

也是有风味的呢……”

向荣点了点头，称赞：

“这话在行。不亏是拜过名山朝过大岳的人……”

刘双赐和向荣互相搀扶着，踏着窄窄的独木船板上了岸，脚刚踏实，“咦——！”猛听身后跟随的两个家人吃惊地叫出了声。“怎么啦？”刘双赐刚想问个究竟，也发现事儿不对，前边的大船被一个妇女解开了船缆，另有两个大汉拉着缆绳就走。

这两个大汉的力量非同小可。两个人拉缆，倒好似比那二十多个缆夫拉得还快些。一着急，又摸不到头脑，刘双赐和向荣惊呆了。那些缆夫不干了，一拥而上，冲上去十几个人抢那缆绳缆绳。

拉缆的两个大汉两只胳膊乱抡，两只脚乱踢。十几个光脊梁的缆夫倒不是两个人的对手，被拨弄得跟头趔趄，有的还被踢到河里。

向荣一跺脚说：“坏了，仇人追上来了……”

刘双赐如梦方醒，撒腿就跑。他想和俩大汉分分讲是与非，冷不防有个妇人在一旁伸腿一扫他的腿儿，扫个正着，他一个前趴虎，摔出去一丈多远。等他站起身再看，帽子掉了，鞋子掉了，鼻子、脑门也碰出了血来。刘双赐正被摔得晕晕乎乎，猛然又被妇人踢倒。那妇人用脚踏到他胸脯上，冲两个船上的人高喊：

“不杀这种无能鼠辈。谢三保出来，我们再独斗三百回合。”

拉着船跑的两个大汉也扔掉了手里的缆绳，从腰间抽出刀和剑来，扯着嗓子喊：

“谢三保出来，再斗个高低。如果不出来，我们就砸翻

了船，叫你们这些狗男狗女全到水里喂王八去。”

面对叫骂，没人吱声。向荣两腿儿一软，瘫坐在地上。刘双赐想说话，可被人脚踏着胸口，嘴巴干动着倒气儿，一个音也发不出喉咙。

那四个会点武艺的家人想上前动手，可冷眼一看，自知不是对手，又见大少爷叫人治住，更怕惹恼了人家伤了他的性命，也只好缩着脖子不敢出头，在心里叫苦喊不妙。

这样僵持了一会儿，那两男一女见两只船上的人没有反应，又说：“谢三保不是好汉，是孬种！”

“娘的，还能躺在船上一辈子吗？”

“砸船、砸船……”

在大船上，玉桂吓得“哇”一声哭嚎开了；婉珍被吓醒了，也咧开了小嘴儿。他他拉氏和萍萍姨娘两腿儿打着抖，分别去哄抱玉桂和婉珍。玉梅虽是没哭出声，但紧靠在玉兰身上，上下牙齿打颤，身子乱哆嗦。

玉兰不知由哪儿来了一股劲儿，伸手下意识地把额前的刘海儿一捋，抢步上前由母亲怀中抱过婉珍，转身一掀船舱的蓝布帘儿，走上了船头。

“哟嗨，出来个女的……”

岸上有人喊了一声。

那三个人当中的一个黑大汉正是山东莲花四魔里的白如君，他喊道：“你是谢三保的婆娘？”

玉兰应声：“正是，不假。”

“怎么，你想同俺们斗一斗吗？”

“一个弱女子娘们家，只能斗针斗线，怎么斗得了刀和剑呢？”

“那你出来干什么？”

“你们冲船上喊叫，总得有人应声。不然，不冷落了三个好汉吗？”

“你这是什么居心？”

“小女子句句实情，不信请好汉们上船一看如何？”

这时，脚踏着刘双赐的妇人才说了话：

“我们不同你这样的女人斗嘴，只问你，你丈夫呢？”

玉兰瞥了她一眼，无意中发现：那女人穿的衣裳式样老，脸上涂抹了些烟灰子一类的东西，其实不是中年妇女，可能是个姑娘。那女人挥手说话时袖口一扬，可以望见雪白的胳膊腕子。由于玉兰看到了这些破绽，她才一愣神，没有迅速回出话来。

那假妇人大概也觉得面对俏丽的小媳妇脚踏男人不雅，一收脚，放了刘双赐，又问玉兰道：

“船上果真没有谢三保吗？”

“要是三保在船上，岂容你们撒野？”

“此话怎么讲？”

“三保是有信义的君子，他不会背约的，他没有出刘府大门，正在家中恭候各位光临呢。”

“叫你这么一说，我们倒是不讲信义的小人了？”

“小女子不敢再说什么，但船上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女眷，不敢说争斗，只敢说送上性命罢了。你要再不信，可以上船一看，莫非我这刚刚学步的女儿还会放冷箭不成？”

“你以为我不敢上船吗？”

那假妇人说着，移步就要上船。白如君和焦彪上前拦阻了一下：“师妹，小心上当……”

“怕她何来？”

她任性地挥了一下胳膊，纵身一跳，从一丈开外的岸边

跃到了船头上，用宝剑一挑舱帘，钻进了船舱。船舱里的人见她手里握着明晃晃的宝剑，吓得变颜变色，玉桂哭着紧往萍萍的怀里扎……

她大概地往前舱扫了两眼，纵身又跳到后舱，见后舱只有一口黑漆棺材，厌恶地啐了一口，转身两步又跳到了船头上。此刻，她才上上下下打量着玉兰。玉兰心一横，也不知道害怕，目不斜视，也用锐利的目光回敬。两个人相视了片刻，她见玉兰一点儿也不害怕，头一点，微笑了一下。

母亲的沉着，使怀里的女儿也胆大了，小婉珍也不哭不叫了，瞪着黑漆漆的小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上船的陌生人。这母女俩的沉着使她产生好感，她又笑了一下。

小婉珍竟随着她的笑，也咧小嘴一笑，小脸儿绽开如花，真挚动人。

她一阵欢喜，伸出手去拨弄婉珍粉嘟嘟的小脸蛋儿。

玉兰瞪着眼斥问：“怎么，找不到会武艺的男人，就想杀我们母女吗？来来，先杀了我，再动孩子……”

“这是你的嫡生女儿吗？”

“就是，又如何？”

“好，有其母，就有其女，好胆量。”

“哼！”

她把眼一瞪，提剑一挑，想说句什么，先示了一下威。玉兰动也不动，小婉珍也仍是好奇地眨巴着小眼睛。她又与这母女俩对了一会儿目光，把头一点说：

“看在你母女俩有胆量的份上，我不为难你们。我们去你们府上找谢三保。”

她飞身一纵，又跳到岸上，挥手对白如君和焦彪说：“两位师兄，咱们走。”

“怎么，这就完了？”

“白白放了她们？”

“寡母弱女小娃娃，不放又怎么样？”

她首先急步走进了柳林中，头也不回。那两个人见她这样，也只好跟在了她身后。突然而起的风波，又突然了事了。刘双赐呆呆地站在岸边，半晌还愣愣地不知说什么好。玉兰从从容容地抱着孩子目送着远走的三个凶神，又缓缓地退回了船舱中去。

在岸上柳林中一直看热闹的来往脚客们，见一场杀人斗殴的闹事被一个俏丽的小媳妇说灭了，很觉得稀罕，开始议论纷纷：

“人活在世全仗一个胆量。这俏娘们的胆量不亚于男子汉……”

“真是美貌和胆魄双绝……”

“……”

听到柳林中的闲言乱语，刘双赐霎时又恢复了镇静。他抚着脸上火辣辣疼痛的部位，大声呼叫船家：

“酒喝够了没有，歇过乏了吧？我们开船可好？”

“开船，开船——！”船家急于躲开这是非之地，也大声吆喝起来。船家、舵手、纤夫们慌慌张张地各行其职，两只船逆水使动了，徐徐前行。

玉兰此刻回身坐到舱里，额头、鼻尖上浸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儿，脸色也苍白呈黄，变颜变色的。他他拉氏和萍萍也各出了一口长气儿，口中直说：

“阿弥陀佛……多亏了兰丫头啦……”

蓦地，一个舵工惊呼了一声：“看，又来了……”

话到声音到，船弦上有舵工惊叫，耳间又闻“扑扑通